

“家务”

■丁晓平

的口号。我们今天就要提出‘模范战士上炮来’。日寇和蒋介石欺负我们，修碉堡来封锁我们，围困我们，这些碉堡将来需要你们用炮打，用兵来爆破的。”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不要专门计较个人的得失，只要阶级胜利了，那什么问题也解决了。在最后胜利的时候，你们几炮打中了，打胜了，那就是英雄，那就是对革命立了无比的功劳。”

听了朱德的讲话，朱瑞对全体师生由衷地说：“今天是炮校开学的第一天，是同志们下决心为炮兵终身服务的一天。毛主席告诉我们‘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我们要终身为发展人民炮兵奋斗到底。我自己决心要始于斯、老于斯、终于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了14年的抗战赢得了胜利。中共中央随即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朱瑞奉命带领延安炮校官兵奔赴东北，接收日本装备，建设人民炮兵。9月中旬，朱德在王家坪接见朱瑞，嘱咐他说：“朱瑞同志，你这次去担子很重啊！要多做各方面的工作，建设炮兵最要紧的是要把家务搞起来。有了部队必须有家务，有家务才能支持部队。”

朱瑞明白，朱老总讲的“家务”是指大炮、炮弹、炸药等武器装备。

从延安出发的时候，炮校师生得到的消息是日本关东军投降后，日内的大炮、装备都留在东北，号称“有大炮六千，骡马车辆无数，弹药器材堆积如山”。那时，大家恨不得能长上翅膀立即飞到东北去。谁知，等他们抵达沈阳后，只找到了37门大炮、30辆坦克和7个弹药库。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由于一些原因，原定接收日军装备的计划落空了。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满腔热忱的炮校师生非常失落，忧心忡忡，焦虑不安。怎么办？朱瑞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迅速赶回炮校驻地通化，坚定地鼓励大家：“同志们，我们延安炮校，是靠延安精神发展起来的。在今天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更要发扬‘万事不求人’，一切靠自己的‘自力更生’精神，办法就是‘分散人材，征集两材’，把我们的人员分散出去，到各地区收集器材，征集资料，建立起家务。”

经过调查研究，朱瑞发现，日本关东军遗弃的火炮、器材，有不少还散落在各地，如果能够把它收集到一起，就是一笔可观的“家务”，就有了建设炮兵的物质条件。朱瑞集思广益，把大家的建议归纳为“分散部队，收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这4句话。于是，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之间，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自长春，北至虎林，只要日本军队驻防过的地方或听说有大炮遗弃的地方，炮校都派人去了解、收集。在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朱瑞说：“上至首长，下至马夫，都人各一方，无论城市、乡村、山沟，哪里有东西便去，无东西也去，毫不吝惜人力。”

有一次，参谋王振奎接到群众报告，说是日本人撤退时，曾经把几门大口径炮和许多炮弹推进了镜泊湖里。朱瑞知道后，立即带领一个连，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赶到了镜泊湖。寒风凛冽，镜泊湖已冰封三尺，要打捞遗弃在湖中的炮，只能砸碎厚厚的冰层。朱瑞二话不说，脱掉大衣，带头拿起镐头一镐一镐地狠狠地向坚硬的冰层砸去。一首《收集武器之歌》成为炮校师生“捡洋落”建立起“家底”的真实写照：

“我们去收集武器，自己来武装自己。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搞到大炮决不回去！同志们见人就问，见影就追！追！追！追！追到深山，追到森林，追到旧有工事里，追到可疑的地区。”在冰天雪地里“捡破烂”攒家业，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能“捡”回几门炮、组建十几个炮兵连就很好了。可结果远远超出了预期。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朱瑞带领官兵累计搜集各型火炮700余门、炮弹50余万发。靠着这些“捡来的家底”，到辽沈战役打响前，东北野战军炮兵已发展成为拥有16个主力炮兵团、2个高射炮团、几十个师属山炮营、4700余门各种口径火炮的大兵种。

二

1945年12月，朱瑞妻子潘彩琴带着女儿来到东北，一家人终于相聚。可是战事频繁，筹建炮兵的任务繁重，朱瑞和家人聚少离多，只能通过书信与妻子交流。1946年初，临近春节时，朱瑞十分想念妻子和女儿，在前线写了一封家书，告诉妻子：“虽然很忙，总还是思念您和孩子，特别在接近旧年又不能再回去，更加想你们。为了对得住党的工作，就只有对不住你们母女，新年你们只好好落落了。”这年9月10日，是中秋节，恰好是朱瑞和潘彩琴结婚4周年纪念日。看着天上的明月，他触景生情，在家书中写了一首诗寄托相思：“月到中秋倍增妍，一般景色两地看；知否能通千里梦，但见月圆人不圆。”他还叮嘱潘彩琴：“为了人民的事业，就是这样有意义的过吧！因为——万万千千人民不能团圆，万万千千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万万千千的战士正在前线啊！以我们的分别来纪念他们的苦难及奋斗！”在另一封家书中，他叮嘱妻子要厉行节约：“我没有什么报销的账，特告。各方节省，少请客。”

身为炮兵司令员，朱瑞从不拒绝做普通一兵的工作，每次往前方装运炮弹、物资，他都和大家一起扛箱装车。走在路上，看到一个零件，哪怕一颗小螺母，他都要把它捡起来放进口袋里带回来。他在给东北军区领导的信中说：“我是炮兵司令员，我觉得我是在当后勤部长，或者是个参谋……我是在办事，办事，日日月月在办事，别无其他。”当时，东北军区的炮兵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朱瑞发现炮兵的“家务”主要还是“靠天办事”。他所指的“天”，一是日军遗弃的武器，二是偶然发现的“仓库”，三是缴获敌人的武器。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人民炮兵发展的“百年大计”。于是，他建议炮兵司令部应完全脱离兼管后方物资供应保障工作，专一负责作战指挥和教育训练，设立后方炮兵部，负责炮兵后勤建设和军工规划，摆脱“靠天办事”的局面，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因为军工生产跟不上，朱瑞再次请纓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在一封写给东北军区的信中，朱瑞主动提出，如果一时间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他愿意来主持这一工作。为了人民炮兵的未来和长远发展，他坚定地说：“我不计较任何名义，请求免去我炮兵司令的职务，担负这一工作……做一辈子的办事人。”

在处理好炮兵建设“家务”的同时，朱瑞不忘处理好自家的“家务”。他在家书中鼓励妻子潘彩琴要努力学习：“您年纪还青(轻)，需要学习。以往我累您不

少，总不能使您工作……望更加注意学习，注意帮助同志，团结同志，凡事向大处看，并等于原谅别人。工作要捡(拣)难的做，多用脑筋，多想办法，您能更进一步。”1948年2月28日，结合军队整党工作，朱瑞在家书中要求妻子要自我反省、对照检查。他说：“现在全党‘整顿队伍’，党不整不能战胜敌人，敌人也许会战胜我们。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即应十分忠诚的拥护整党，整党首先自己整自己，各人均整自己，大家好，党也就好了……整党不但从生活、行为，而且要在思想上弄通，弄清楚，才能解决问题。望您在生活、行为、思想……等几个方面都用心反省一下自己，检查一下自己。”在家书的末尾，朱瑞叮嘱妻子：“目前须积极负责工作(如政治课及支部工作)，才不致有负党对你的使用(支部书记)及同志的希望……”

至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已经拥有步兵12个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和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团、1个坦克团，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了103万。由朱瑞领导的炮兵，“两年来发展了好几十倍”“现在敌人只能招架，根本无还手之力”。

三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朱瑞指挥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满怀豪情地参加了战斗。9月8日，他给远在江苏宿迁老家的母亲、哥哥写了一封家书。自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他一直没有回过家乡。胜利在即，他希望全家人“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或学习，才不致落到时代后边，甚至做对人民不利的事情”。第二天，他将这封家书交给给到哈尔滨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山东枣庄煤矿的一位姓张的工人代表，托他将这封家书捎回家乡。9月10日，朱瑞告别妻女，奔赴锦州前线。

10月1日，东北野战军向义县国民党军守敌发起总攻。朱瑞一声令下，第一颗炮弹划破长空飞向敌阵，随之各口径大炮齐声怒吼，成千上万发炮弹像着眼睛一样准确命中目标。至午后3时，守敌1万多人被全部歼灭，敌师长王世高被活捉。在这次战斗中，人民炮兵第一次使用了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新型榴弹炮。作为炮兵司令，朱瑞急于了解和总结这种火炮在开拓突破口上的威力、性能和效果。没等战斗结束，他就从指挥所走出来，身先士卒地向突破口走去。途中因惦念和提醒身旁战友的安危，他在侧身伸手把容易暴露目标的战友从地势高的地方拉到安全位置时，不幸触雷，壮烈牺牲，年仅43岁。他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10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

噩耗传到哈尔滨，那位姓张的工人代表尚未返回山东，遂将朱瑞写给母亲和哥哥的家书送还潘彩琴。这是一封未能发出的家书，也是朱瑞写的最后一封家书。此后，潘彩琴一直将这封家书珍藏在身边，直到1994年离世，才将这封家书和其他他遗物捐赠给哈尔滨革命烈士纪念馆。

令人百感交集的是，在朱瑞牺牲整整一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朱瑞，这位善做“家务”的人民炮兵奠基人，用自己宝贵的生命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没头没尾，大家都没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坐着。海风吹远了从前那些“什么时候下岛”的声音。

几年过去了，那株无花果树更加粗壮，每到盛夏，累累硕果挂满枝头。

我抬眼环顾营区，眼前早已不是老董所说初创时的荒凉景象。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通到营房与边角菜地，规整宽敞的新式营房错落排布，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日子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涛声的岛上生活，更读懂了海岛官兵的坚守。之后，每一批新兵上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无花果树下，把无花果树扎根小岛的来历，以及一代代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在我调离海岛那天，小船缓缓驶离码头，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在视线中渐渐远去。我频频回望，心中满是不舍与留恋。

如今，我离开海岛已有些年头了。然而，那段伴着果香与涛声的军旅岁月，早已深刻于心。每年夏天，无花果树依然硕果累累。新的身影围坐树下，聆听着过往，让心在岛上悄然扎根。

感念

我是在祖国西部的一座军营，展开想象，感悟“兵”与“枪”这两个字相依的含义的。那是一个深秋的上午，阳光洒在训练场上，给每一个士兵的轮廓、每一支枪的线条都镀上了一层金边。我看见一双粗糙的大手，近乎虔诚地握住一支冰冷的枪托。时间仿佛凝固。阳光下，人与枪的影子被拉长，最终交融在一起，投映在黄土地上，如同一座沉默的雕像。

那雕像没有底座，它的基座是滚烫的大地与历史的烟尘。它静默矗立着，却让每一个凝视者，感到直抵灵魂的震颤。

枪，无疑是一件冰冷之物。它的语言，是子弹上膛干脆利落的“咔嚓”声，是击发后撕裂空气的炸响。博物馆玻璃展柜里，不同时代的枪械静静陈列，锈迹中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士兵，是激情昂扬、热血沸腾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在训练场上喊杀，汗水如雨砸在地上。他们的血管里，奔涌着滚烫的忠诚，是对脚下这片土地最质朴、最炽烈的爱恋。他们会流泪，送别战友时，泪水涟涟如雨。他们心中的热，足以融化冰雪，在漫漫长夜燃起一簇希望之火。

然而，兵与枪的相遇，火的炽热与铁的冰冷开始交融。士兵的体温，渗入钢铁躯壳；枪的冷峻坚硬，如同烙印，刻进士兵的骨骼与精神。日久天长，那条分界线变得模糊。士兵握枪的手，长出了老茧，变得像钢铁一样有力，也像钢铁一样稳重；枪的准星，映照士兵锐利的目光，穿云破雾，锁定一切可能来犯之敌。

于是，我们目睹了那血脉偾张的画面：士兵扣动扳机，枪口喷射出钢铁的语言。瞬间的爆发，是力量与意志的完美释放。硝烟散去，留下士兵坚毅如铁的容颜——这是力量最本质的呈现。

历史，让我看见那些更早的身影。我看见，在白雪皑皑的长津湖畔，衣着单薄 的战士，用自己的体温，唤醒那些几乎沉睡的钢铁。在太行山的深处，那些用“汉阳造”“老套筒”武装起来的战士，面对敌人精良的装备，没有丝毫的畏惧。他们手中的枪，或许膛线已经磨平，但在他们手中依然喷射着愤怒的火焰。每一颗宝贵的子弹，都承载着家国的仇恨与胜利的希望。他们打完了子弹，就拼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碎了，就用牙齿和拳头。那一刻，人与枪，不再是使用者与工具，而是熔铸一体的战斗之魂。

我家附近住着一位退伍多年的老

兵与枪

■李增瑞

兵。他老了，脊背不再笔直，步履也已蹒跚。每天上午，他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很少说话，目光总是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他时常欣赏着小男孩们举着塑料玩具枪从面前跑过，嘴里“哒哒哒”地模仿着枪声。他那双布满老年斑、枯瘦的手，会下意识举起拐杖，做出握持长枪的动作，在空中定格许久。那个动作，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标准，仿佛他手中正握着一支真正的钢枪。枪，已然成为他骨骼的一部分。纵使岁月老去，兵与枪融为一体

的特质，已无法剥离。

兵与枪的永恒，在于它们所代表的精神不朽——那份忠诚、那份热血、那份对和平的执着守护。

当人们享受都市繁华，安眠于宁静夜晚，或许很少会想起，兵与枪凝结成的雕像。但这无妨，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这辽阔国土的边防线上，海岸线、蓝天之上，有无数“兵与枪”的组合，默默矗立，日复一日，岁岁年年，顶天立地。他们的身影，连接晨曦与晚霞，伴随风霜与雨雪。他们胸膛里的血，始终是滚烫的。

兵与枪，就这样化为一座亘古的雕像。我们每一次的自由呼吸，每一个微笑，都是这座雕塑在为我们抵挡着世间所有的风骨。它沉默着，却诉说着关于勇气、牺牲与爱的全部真理。而我们能做的，便是仰望它，理解它，并在这座雕塑的庇护下，努力活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这，或许就是我们，对那座永恒的雕塑，最好的致敬。



时刻不忘(纸本设色)

杜思秋作



长征

第6738期

情感兵站

不久前，我收到战友寄来的照片，画面上是海岛营房的院落，新兵们围坐在无花果树下，老班长轻抚树干，似在讲述海岛往事。新兵们神情专注，青涩的面庞写满认真。这一幕，勾起了我深藏心底的海岛岁月记忆。

那年，刚从军校毕业的我们，乘着小船去岛上。海面波涛起伏，船不断摇晃，咸腥湿热的海风灌满船舱。正午的海面波光粼粼，晃眼的光线反射过来，令人眩晕。摇晃了几个小时后，船缓缓靠上码头，我踏上了布满粗沙与礁石的岸滩。旅途颠簸加上心头烦闷，让我周身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躁意。简单收拾好行李，我走出宿舍，想透口气。

院角一片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映入眼帘，海风掠过枝头，簌簌作响。垂在枝丫间的无花果，果皮泛着温润的紫褐色，指尖稍一用力轻捏，便裂开缝隙，渗出透亮的汁水。我轻咬果肉，果香瞬间漫过舌尖，心头的烦闷，竟被这一口清甜冲淡了几分。

海岛果香

■黄兴

这时，班长老董缓步走来。我们互致问候之后，他向我讲起岛上的生活。他是第一批上岛的，已在岛上坚持了整整20年。站点初建时，这里条件艰苦。淡水依靠海边的沉淀池过滤，带着腥涩味；简易拼接的方舱营房，被海风吹得嗡嗡作响。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老董和战友在岛上扎下了根，也给小岛带来了生机。

当年上岛前，他把营部无花果树上的一截嫩枝装进背囊。来到岛上，老董想把无花果树栽进院里。他拿工兵铲一下一下地刨着地，土又干又硬。战友瞅了一眼，打趣道：“这盐碱地上还想种出树来？”老董手上的活没停：“试试呗，万一活了呢。”大家边说笑边帮着老董搭把手。

就这样，大家刨开土石，挖好树坑，

小心翼翼地将树枝栽下，培土固根。他们甚至从自己定量的饮用水里匀出一些，悉心浇灌。然而，裹挟盐分的海风抽打着嫩枝，新生的叶片几度濒临枯萎。官兵找来废旧塑料布拼接挡风，捡拾腐叶沤制肥料，又寻来木板搭起围栏保护。

那时岛上的日子艰苦，任务重、条件差，不时能听到官兵“什么时候下岛”的念叨。看到枝条抽出新芽，大家的心也渐渐被牵动。每天任务结束归来，他们会先走到树旁，看枝条是否抽出新芽。每一片新叶的悄然舒展，都能让沉寂的营院多几分欢喜。

寒来暑往，纤细的枝条挺过盐碱与海风的磨砺，抽芽分枝、蓬勃生长。一天黄昏，不知是谁喃喃自语：“无花果树都能在这扎下根，人怎么会扎不下呢？”话说得